

入蜀記

行

土岐文庫

文庫17

W22

2

5

10

文庫 17
W22
2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陸游詩集卷之四
寄贈

010185193034

入蜀記卷第四



山陰 陸游 務觀

八日早由山路至太平興國宮門庭氣象極閎壯正殿
爲九天採訪使者像袞冕如帝者舒州瀟山靈仙觀
祝九天司命真君而採訪使者爲之佐故南唐名靈
仙曰丹霞府太平曰通元府崇奉有自來矣至太宗
皇帝時嘗遣中使送泥金絳羅雲鶴帔仍命二年一
易神宗皇帝時又加封應元保運真君及賜塗金殿

入蜀記卷四

壹

額兩壁圖十真人。本吳生筆。建炎中李成何世清二盜以廬山爲巢。宮屋焚蕩無餘。先是山中有太一宮。摹吳筆於殿廡。及太平再興。復摹取太一本。所託非善工。無復髣髴。憩於雲無心堂。益冷翠亭故址也。溪聲如大風雨。至使人毛骨寒慄。一宮之最勝處也。采訪殿前有鐘樓。高十許丈。三層累博。所成不用一木。而欄桷翠飛。雖木工之良者不能加也。但鐘爲博所揜蔽。聲不甚揚。亦是一病。觀主胡思齊云。此一樓爲

費三萬緡。鐘重二萬四千餘斤。又有經藏亦佳。扁曰雲章瓊室。太平規模。大概類南昌之玉隆。然玉隆不經焚。尚有古趣。爲勝也。遂至東林。太平興龍寺。寺正對香爐峯。峯分一支。東行。自北而西。環合四抱。有如城郭。東林在其中。相地者謂之倒挂龍格。寺門外虎溪本小澗。比年整以博。但若一溝。無復古趣。予勸其主增法才。去博使少近自然。不知能用吾言否。食已。煮觀音泉。啜茶。登華嚴羅漢閣。閣與廬舍闕鐘樓鼎

峙皆極天下之壯麗。雖閩浙名藍所不能逮。遂至上
方。五杉閣舍利塔曰公草堂。上方者自寺後支徑穿
松陰躡石磴而上。亦不甚高。五杉閣前舊有老杉五
本。傳以爲晉時物。白傳所謂大十尺圍者。今又數百
年。其老可知矣。近歲主僧了然輒伐去。殊可惜也。塔
中作如來示寂像。本宋佛馱跋陀尊者自西域持舍
利五粒來。葬於此草堂。以白公記考之。略是故處。三
間兩注亦如記所云。其他如瀑水蓮池亦皆在高風

逸韻尚可想見。白公嘗以文集畱草堂。後屢亡。逸真
宗皇帝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
又壞於兵。令獨有姑蘇版本一帙。備故事耳。草堂之
旁又有一故址。云是王子醇樞密菴基。蓋東林爲禪
苑。始於王公。而照覺禪師常總實第一祖。總公有塑
像。嚴重英特。人也。宿東林。

九日。至晉慧遠法師祠堂及神運殿焚香。憩官廳堂中。
有耶舍尊者劉遺民等十八人像。謂之十八賢。遠公

之側又有一人執軍持侍立謂之辟蛇童子傳云東林故多蛇此童子盡拾取投之斬州神運殿本龍潭深不可側一夕鬼神塞之且運良材以作此殿皆不知實否也然神運殿三字唐相裴休書則此說亦久矣官廳重堂邃廡廚廡備設壁間有張文潛題詩寺極大連日遊歷猶不能徧唐碑亦甚多惟顏魯公題名最爲時所傳又有聰明泉在方丈之西卓錫泉在遠公祠堂後皆久廢不汲不可食爲之太息食已遊

西林乾明寺西林在東林之西二林之間有小市曰雁門市傳者以爲遠公雁門人老而懷故鄉遂髣髴雁門邑里作此市漢作新豐之比也西林本晉江州刺史陶範捨地建寺紹興十五六年間方爲禪居福小非東林比又絕弊壞主僧仁聰閩人方漸興葺然流泉泠泠環遶庭際殊有野趣正殿釋迦像著寶冠他處未見僧云唐塑也殿則有慧永法師祠堂永公蓋遠公之兄像下一虎偃伏又有一居士立侍不知

何人。方丈後有博塔。不甚高。制度古朴。予登二級而止。東廂有小閣。曰待賢。蓋往時館客之地。今亦頽弊。東西林寺舊額。皆牛奇章八分書。筆力極渾厚。西林亦有顏魯公題名。書家以爲二林題名。顏書之冠冕也。舊聞廬山天地博塔初成。有僧施經二匣。未幾塔震一角。經亦失所在。是日因登望。以問僧。僧云誠然。或謂經乃刺血書。故到此異。又云。今年天地火。尺椽不遺。蓋旁焚火所及也。晚復取太平宮路。還江州。小

憩於新亭。距州二十五里。過董真人煉丹井。汲飯味亦佳。董真人者。奉也。

十日。史志道餉谷簾水數器。真絕品也。甘腴清冷。具備衆美。前輩或斥水品。以爲不可信。水品固不必盡當。然谷簾卓然。非惠山所及。則亦不可誣也。水在廬山景德觀。晚別諸人。連夕在山中。極寒。可擁鑪。比還舟。秋暑殊未艾。終日揮扇。

十一日。解舟。吳發幹約待葭州書。因小留江口。望廬山。

自到江州至是凡十日。皆晴。秋高氣清。長空無纖雲。甚宜登覽。亦客中可喜事也。泊赤沙湖口。東北望猶見廬山。老杜潭州道林詩云。殿脚插入赤沙湖。此湖當在湖南。然岳州華容縣及此皆有赤沙湖。蓋江湖間地名多同。猶赤壁也。

十二日。江中見物。有雙角。遠望正如小犢。出沒水中。有聲。晚泊艣臍。狀隔江大。山中有火兩點。若鏡。開闔久之。問舟人。皆不能知。或云蛟龍之目。或云靈芝丹藥。

光氣不可得而詳也。

十三日。至富池昭勇廟。以壺酒特豕。謁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神。神吳大帝時折衝將軍甘興霸也。興霸嘗爲西陵太守。故廟食於此。開寶中。旣平江南。增江淮神祠封爵。始封褒國公。宣和中。進爵爲王建炎中大盜張遇號一窩蜂。擁兵過廟下。相率小玟。一玟騰空中。不下。一玟躍出戶外。羣盜惶恐引去。未幾遂敗。大將劉光世以聞。復詔加封。兵飛爲宣撫使。大韋祠字。

江上神祠皆不及也。門起大樓曰卷雪。有釘州正對廟。故廟雖俯大江而不泊舟。釘州者以銳下得名。神妃封訓祐夫人。神二子封紹威紹靈侯。神女封柔懿夫人。皆有像。而後殿復有王與妃像。偶坐祭亭之盛。以夜繼日。廟祝歲輸官錢千二百緡。則神之靈可知也。舟人云。若精虔致禱。則神能分風。以應往來之舟。廡下有關雲長像。雲長不應祀於興霸之廟者。豈各忠所事。神靈共食。皆可以無媿邪。徹奠自祠後步至。

旌教寺。寺爲酒務及酒官廨。像設斂置一屋。盡逐去僧輩。亦事之已甚者。富池蓋隸興國軍。

十四日曉過兩一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拋大江遇一木杙。廣十餘丈。長五十餘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雞犬。臼碓皆具。中爲阡陌。相往來。亦有神祠。素所不覩也。舟人云。此尚其小者耳。大者於杙上鋪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復能入。夾但行大江而已。是日逆風挽船。自平旦至日昃。纔

行十五六里。泊劉官磯旁。蘄州界也。兒輩登岸歸。云得小徑。至山後。有陂湖渺然。蓮芰甚富。沿湖多木芙蓉。數家夕陽中。蘆藩茅舍。宛有幽致。而寂然無人聲。有大梨。欲買之。不可得。湖中小艇采菱。呼之。亦不應。更欲窮之。會見道旁設機。疑有虎狼。遂不敢往。劉官磯者。傳云漢昭列入吳。嘗檣舟於此。挽觀大黿浮沉水中。

十五日。微陰。西風益勁。挽船尤艱。自富池以西。沿江之南。皆大山起伏如濤頭。山麓時有居民。往往作棚。持弓矢伏其上。以伺虎。過龍眼磯。江中拳石耳。磯旁山上有龍祠。晡後以僂風。次戟口鎮。居民繁錯。蜀舟泊岸下。甚衆。監稅秉義郎高世棟來。舊在京口。識之言。此鎮歲課十五萬緡。雁翅歲課二十六萬緡。夜與諸子登岸。臨大江觀月。江面遠與天接。月影入水。蕩搖不定。正如金虬動心。駛目之觀也。是日買熟藥於蘄口市。藥貼中皆有煎煮所須。如薄荷烏梅之類。此等

皆客中不可倉卒求者。藥肆用心如此，亦可嘉也。
十六日，過新野夾，有石瀨茂林，始聞秋鶯沙際，水牛至
多，往往數十爲群，吳中所無也。地屬興國軍大治縣，
當是土產所宜爾。晚過道士磯，石壁數百尺，色正青，
了無竅穴，而竹樹迸根，交絡其上，蒼翠可愛。自過小
孤，臨江峯嶂，無出其右。磯一名西塞山，卽元真子漁
父辭所謂西塞山前白鷺飛者。李太白送弟之江東
云：西塞當中路，南風欲進船。必在荆楚作，故有中路

之句。張文潛云：危磯插江，生石色擘青玉，殆爲此山
寫真。又云：已逢斌媚山花峽，不泊難危道士磯。蓋江
行惟馬當及西塞，最爲湍險難上。拋江泊散花州，州
與西塞相直。前一夕月猶未極圓，蓋望正在是夕。空
江萬頃，月如紫金盤，自水中涌出，平生無此中秋也。
十七日，過回風磯，無大山，蓋江濱石磧耳。然水急浪湧，
舟過甚艱。過蘭谿，東坡先生所謂山下蘭芽短浸谿
者。買鹿肉，供膳，晚泊巴河口，距黃河二十里，一市聚

也有馬祈寺。吳大帝刑馬壇。傳云。吳攻壽春。刑白馬。祭江神於此。自蘭谿而西。江面尤廣。山阜平遠。兩日皆逆風。舟人以食盡。欲來巴河。雜米極丸。牽挽日皆行八九十里。蘓黃門謫高安。東坡先生送至巴河。卽此地也。張文潛亦有巴河道中詩云。東南地缺天連水。春夏風高浪捲山。

十八日。食時方行。晡時至黃州。州最僻陋。少事。杜牧之所謂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然自牧之王元之出守。又東坡先生張文潛謫居。遂爲名邦。泊臨臯亭。東坡先生所嘗寓。與秦少游書所謂門外數步。卽大江是也。烟波渺然。氣象疎豁。見知州右朝奉郎直祕閣楊由義。通判右奉議郎陳昭復。州治陋甚。廳事僅可容數客。倅居差勝。晚移舟。竹園步。蓋臨臯多風濤。不可夜泊也。黃州與樊口正相對。東坡所謂武昌樊口幽絕處也。漢昭烈用吳魯子敬策。自當陽進住鄂縣之樊口。卽北地也。

十九日早遊東波。自州門而東。岡壟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豁東起一壟。頗高有屋三間。一龜頭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頗雄。四壁皆畫雪堂。堂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橫按筇杖。是爲雪堂。堂東大柳。傳以爲公手植。正南有橋。榜曰小橋。以莫忘小橋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無渠澗。遇雨則有涓流耳。舊止片石布其上。近輒增廣爲木橋。覆以一屋。頗敗人意。東一井曰暗井。取蘇公詩中走報暗井出之句。泉寒熨齒。但

不甚甘。又有四望亭。正與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覽觀江山爲一郡之最。亭名見蘇公及張文潛集中。據西竹林古氏故物。號南坡。今已殘伐無幾。地亦不在昔氏矣。出城五里。至安國寺。亦蘇公所嘗寓。兵火之餘。無復遺迹。惟遶寺茂林啼鳥。似猶有當時氣象也。郡集於棲霞樓。本太守閻邱孝終公顯所作。蘇公樂府云。小舟橫截春江。臥看翠壁紅樓起。正謂此樓也。下臨大江。烟樹微茫。遠山數點。亦桂處也。樓頗萃潔。先

是郡有慶瑞堂。謂一故相所生之地。後毀以新。此樓酒味殊惡。蘇公壘湯蜜汁之戲。不虛發。郡人何斯舉詩亦云。終年飲惡酒。誰敢壘督郵。然文潛乃極稱黃州酒。以爲自京師之外無過者。故其詩云。我初謫官時。帝問司酒神。曰此好飲徒。聊給酒養真。去國一千里。齊安酒最醇。失火而得雨。仰戴天公仁。豈文潛謫黃時。適有佳匠乎。循小徑繚州。它之後。至竹樓規模甚陋。不知當王元之時。亦止此邪。樓下稍東。則赤壁

磯亦茆岡爾。畧無草木。故韓子蒼待制詩云。豈有危巢與棲鷗。亦無陳迹。但飛鷗。此磯圖經及傳者皆以爲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質李太白赤壁歌云。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敗曹公。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賦云。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當日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輕。下如此。至韓子蒼云。此池能令阿瞞走。則真指爲公瑾之赤壁矣。又黃人實謂赤壁曰赤

鼻_レ尤_レ可疑也。晚復移舟菜園步。又遠竹園三四里。蓋黃州臨大江。了無港澳可泊。或云舊有澳。郡官厭過客。故塞之。

二十日。曉離黃州。江平無風。挽船正自赤壁磯下過。多竒石。五色錯雜。粲然可愛。東坡先生怪石供是也。挽行十四五里。江面始稍狹。隔江岡阜延袤。竹樹葱蒨。漁家相映。幽邃可愛。復出大江。過三江口。極望無際。泊戚磯港。

二十一日。過雙柳夾。回望江上。遠山重複深秀。自離黃雖行夾中。亦皆曠遠。地形漸高。多種菽粟蕎麥之屬。晚泊楊羅洲。大隄高柳。居民稠衆。魚賤如土。百錢可飽。二十口。又皆巨魚。欲覓小魚飼猫。不可得。

二十二日。平旦微雨。過青山磯。多碎石及淺灘。晚泊白楊夾口。距鄂州三十里。陸行止十餘里。居民及伯舟甚多。然大抵皆軍人也。

二十三日。便風挂帆。自十四日至是始得風。食時至鄂。

州泊稅務亭。賈船客舫不可勝計。銜尾不絕者數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李太白贈江夏韋太守詩云。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蓋此郡自唐爲衝要之地。夔州。迂兵來參見。知州右朝奉郎張郊之彥。轉運判官右朝奉大夫謝師稷。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里。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吳所都武昌。乃今武昌縣。此州在吳名夏口。亦要害。故周公瑾求以精兵進住夏口。而晉武帝亦詔王濬唐彬。

既定巴邱。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驚也。自江州至此七百里。派流雖日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文公云。益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過矣。蓋退之未嘗行此道也。

二十四日。早謝漕招食於漕園。光華堂。依山亭館十餘。不甚葺。晚群集於奇章堂。以唐牛思黯嘗爲武昌節度使也。

二十五日。觀大軍教習水戰。大艦七百艘。皆長二三十

丈上設城壁樓櫓旗幟精明。金鼓鞞鞞。破巨浪。往來捷如飛翔。觀者數萬人。實天下之壯觀也。

二十六日。與統紆同遊頭陀寺。寺在州城之東隅。石城山山繚繞如伏蛇。自西自東。因其上爲城。缺壞僅存。州治及漕司皆依此山。寺毀於兵火。汴僧舜廣住持三十年。興葺略備。自方丈西北躡支徑。至絕頂。舊有奇章亭。今已廢。四顧江山井邑靡有遺者。李太白江夏贈韋南陵詩云。頭陀雲外多僧氣。正謂此寺也。黃

魯直亦云。頭陀全盛時。宮殿梯空級。藏殿後有南齊王簡棲碑。唐開元六年建。蘇州刺史張庭珪溫玉書。韓熙載撰碑陰。徐錯題額。最後云。唐歲在己巳。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知軍州事楊守忠重立。前鄂州唐年縣主簿祕書省正字韓叢書。碑陰云。乃命猶子叢。正其舊本。而刑寫之。以是知叢爲熙載兄弟之子也。碑字前後一手。又作溫字。不全。益南唐尊徐溫爲義祖。而避其名。則此碑益叢重書也。碑陰又云。皇上鼎

新文物教被華夷。如來妙旨，悉已徧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興。按此碑立於己巳歲。當皇朝之開寶二年。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爾。熙載大臣，不以覆亡爲懼。方且言其主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固已可怪。又以窮佛旨，舉遺文，及與是碑爲盛誇誕，妄謬真，可爲後世發笑。然熙載死，李主猶恨不及相之。君臣之惑如此，雖欲久存，得乎。唐制節度使不在鎮，而以副大使或畱後居任，則云知節度事。

此云知軍州事，蓋漸變也。唐年縣本故唐時名，梁改曰臨夏。後唐復晉，又改臨江。然歷五代，鄂州未嘗屬中原，皆遙改耳。故此碑開寶中建，而猶曰唐年也。至江南平，始改崇陽云。簡樓爲此碑，駢儷卑弱，初無過人。世徒以載於文選，故貴之耳。自漢魏之間，駸駸爲此體，極於齊梁，而唐尤貴之。天下一律。至韓吏部柳柳州，大變文格，學者翕然慕從。然駢儷之作，終亦不衰。故熙載錯號江左辭宗，而拳拳於簡樓之碑如此。

本朝楊劉之文擅天下。博夷狄亦駢儷也。及歐陽公起。然後掃蕩無餘。後進之士。雖有工拙。要皆近古。如此碑者。今人讀不能終篇已。坐睡矣。而況效之乎。則歐陽氏之功。可謂大矣。若曾直云。唯有簡棲碑。文章巋然立。蓋戲也。

入蜀記卷第四

入蜀記卷第五

山陰 陸游 務觀

二十七日。郡集於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曰黃鶴山。制度闕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爲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山谷所謂江東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也。下闕南湖。荷葉彌望。中爲橋。曰廣平。其上皆列肆。兩旁有水閣。極佳。但以賣酒不可往。山谷云。凭欄十里芟河香。謂南湖也。是日早微雨。晚晴。

入蜀記卷五

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址。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唐沔州治漢陽縣。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詩序云。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貢口。沔州牧杜公。漢陽令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其後沔州廢。漢陽以縣隸鄂州。周世宗平淮南。得其地。復以爲軍。太白詩云。誰道此水廣。狹如一匹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大語猶可聞。

故人難可見。形容最妙。黃魯直宵征江夏縣。睡起漢陽城。亦此意。老杜有公安送李晉肅入蜀。余下沔鄂。及登舟將適漢陽詩。而卒於來水。可恨也。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別。謂之二別。云黃鶴樓舊傳費禕飛升於此。後忽棻黃鶴來歸。故以名樓。號爲天下絕景。崔顥詩最傳。而太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猶可想見其地。

樓榜李監篆石刻獨存。太白登此樓送孟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復與冠之出漢陽門遊仙洞。止是石壁數尺。皆直裂無洞穴之狀。舊傳有仙人隱其中。嘗啟洞出遊。老兵遇之。得黃金數餅。後化為石。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初不云所遇何人。且太白固已云。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呂公洞。蓋流俗附會也。有道

人。澶州人結廬洞側。設呂公像其中。洞少南即石鏡山麓。巖頑石也。色黃赤。皴駁了不能鑑物。可謂浪得名者。由江濱堤上還船。民居市肆。數里不絕。其間復有巷陌。往來憧憧如織。蓋四方商賈所集。而蜀人爲多。

二十九日。早有廣漢僧世全。左縣僧了證。來附從人舟。日昃移舟江口。回望堤上樓閣重複。燈火歌呼。夜分乃已。招醫趙隨爲靈照視脈。

三十日。犁明離鄂州。便風挂颿。沿鸚鵡洲。南行。洲上有茂林神祠。遠望如小山。洲蓋禰正平被殺處。故太白詩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敢生。梁王僧辨擊邵陵王綸。軍至鸚鵡洲。卽此地也。自此以南爲漢水。禹貢所謂蟠冢導漾。東流爲漢者。水色澄澈可鑑。太白云。楚水清若空。蓋言此也。過謝家磯。金雞洲。磯不甚高。而石皆橫裂。如累層甃。得縮頂鰻魚。重十斤。洲中有聚落如小縣。出鱖魚。居民率以賣鮓爲業。晚泊通濟口。

自此入沌。沌讀如篆。字書曰。水名。在江夏。過九月則沌涸。不可行。必由巴陵至荆渚。

九月一日。始入沌。實行中。小夾也。過新潭。有龍祠。甚華潔。自是遂無復居人。兩岸皆葭葦彌望。謂之百里荒。又無挽路。舟人以小舟。引百丈。入夜。財行四十五里。泊叢葦中。平時行舟多於此。遇盜通濟。巡檢持兵來警邏。不寐達旦。

二日東岸葦稍薄缺。時見大江渺瀰。蓋巴陵路也。晡時

次下郡始有二十餘家。皆業漁釣。蘆藩茅屋。死有幽致。魚尤不論錢。自此始復有挽路。登舟背望。竟陵遠山。泊白曰。有莊居數家。門外皆古柳。侵雲。三日。自入沌。食無菜。是日始得菘及蘆。服然不宜劇根。皆刈葉而已。過八疊洲口。皆有民居。晚泊歸子保。亦有十餘家。多桑柘榆柳。

四日。平旦始解舟。舟人云。自此陂澤深阻。虎狼出沒。未明而行。則挽卒多爲所害。是日早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二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二老。云梢公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二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卽攤錢也。則攤錢之爲博。亦信矣。過網步。有二十餘家。在夕陽高柳中。短籬晒罽。小艇往來。正如畫圖所見。沌中之最佳處也。泊畢家池。地勢爽塏。居民頗衆。有一二家。雖茅荻結廬。而窗戶整潔。藩籬堅壯。舍傍有

果園甚盛。蓋亦一聚之雄也。與諸子及二僧步登岸。遊廣福永固寺。閤然無一人。東偏白雲軒。前橙方結實。雖小而極香。相與烹茶。破橙抵莫。乃還舟中。畢家池。蓋屬復州玉沙縣滄浪鄉云。

五日。泊紫湄。

六日。過東場。並水皆茂竹高林。隄淨如掃。雞犬閒暇。鳧鴨浮沒。人往來林樾間。亦有臨渡喚舩者。使人恍然如造異鏡。舟人云。皆村豪園廬也。泊雞鳴。

七日。泊湛江。

八日。早次江陵之建寧鎮。蓋沌口也。晉王澄棄荊州。別駕郭舒不肯從。澄東下。乃畱屯沌口。陳侯安都討王琳。至沌口。皆此地也。阻風。大魚浮水中。無數。凡行沌中。七日。自是泛江。入石首縣界。夜觀隔江燒蘆場。烟燄亘天。如火城。光照舟中。皆赤。

九日。早謁后土祠。道旁民屋。苦茅皆厚尺餘。整潔無一枝亂挂帆。拋江行三十里。泊塔子磯。江濱大山也。自

離鄂州。至是始見山。買羊置酒。蓋村步以重九。故屠一羊。諸舟買之。俄頃而盡。求菊花於江上。人家得數枝。芬馥可愛。爲之頽然。徑醉。夜雨極寒。始覆絮衾。十日。阻風雨。遣小舟橫絕江面。至對岸買肉食。得大魚之半。又得一烏牡雞。不忍殺。畜於舟中。俄有村翁持菱萌一束來餉。不肯受。直遣人先之。夔晚晴。開船窗觀月。

十一日。舟行望西南一角。與天接。舟人云是爲潛軍

港。古嘗潛軍伺敵於此。遙見港中有兩點。正黑疑其遠樹。則下不屬地。久之漸近。可辨。蓋二千五百斛大舟也。又有水禽雙浮江中。色白類鵝而大。楚人謂之天鵝。飛騫絕高。有戈得者。味甚美。或曰卽鵠也。泊三江口。水淺。舟行甚艱。自此遂不復有山。太白詩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蓋荆渚所作也。

十二日。過石首縣。不入石首。自唐始爲縣。在龍蓋山之麓。下臨漢水。亦形勝之地。杜子美有送石首薛明府

詩。卽此邑也。泊藕池。

十三日。泊柳子。夜過全證。一僧舟中。聽誦梵語。般若心經。此經惟蜀僧能誦。

十四日。次公安。古所謂油口也。漢昭烈駐軍。始更今名。規模氣象甚壯。兵火之後。民居多茅竹。然茅屋尤精緻可愛。井邑亦頗繁富。米斗六七十錢。知縣右儒林郎周謙孫來。湖州人。遊二聖報恩光孝禪寺。二聖謂青葉髻如來。妻至德如來也。皆示鬼神力士之形。高

二丈餘。陰威凜然可畏。正殿中爲釋迦。右爲青葉髻。號大聖。左爲妻至德。號二聖。三像皆南面。予按藏經。駒字函娑羅浮殊童子成道。爲青葉髻如來。青葉髻如來再出世。爲至德如來。則二如來本一身耳。有碑言邑人一夕同夢二神人。言我青葉髻妻至德如來也。有二巨木在江干。我所運者。俟鄣行者來。今刻爲我像。已而果有人自稱鄣行者。又善肖像。邑人欣然。請之像成。人皆謂酷類所夢。然碑無年月。不知何代。

也。長老祖珠。南平軍人。寺後有廢城。髣髴尚存。圖經謂之呂蒙城。然老杜乃曰。地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蓋元德子明皆屯於此也。老杜曉發公安。詩注云。數月憩息此縣。按公移居公安。詩云。水烟通徑草。秋露接園葵。而畱別公安。太易沙門。詩云。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則是以秋至此縣。暮冬始去。其曰。數月憩息。蓋謂此也。泊弭節亭。馴鷗低飛往來。竟日不去。

十五日。周令說縣本在近北。枕漢水。沙虛岸摧。漸徙而南。今江流乃昔市邑也。又云。縣有五鄉。然共不及二千戶。地曠民寡。如此。民耕尤苦。隄防數壞。歲歲增築。不止。晚攜家再遊二聖寺。衆寮有維摩刻木像。甚佳。云沙市。工人所爲也。方丈西有竹軒。頗佳。珠老說五祖法演禪師初住四面山。孑然獨處。凡二年。始有一道士來問道。乃請作知事。又三年。僧寶良來。與道士朝夕參叩。皆得法。於是演公之道。寔爲人知。而四方

學者始稍有至者。雖其後門人之盛稱天下。然終身不過數十衆。殊聞此於其師。卽菴顏禪師。荊州絕無禪林。惟二聖而已。然蜀僧出關。必走江浙。回者又已自謂有得。不復參叩。故語云。下江者。疾走如烟。上江者。鼻孔撩天。徒勞他二佛。打供了。不見一僧坐禪。十六日。過白湖。渺然無律。拋江至升子。鋪有天鵝數百。翔泳水際。日入泊沙市。自公安至此六十里。自此至荊南。陸行十里。舟不復進矣。老杜詩云。買薪猶白帝。

鳴鶻已沙頭。劉夢得云。沙頭檣干上。始見春江濶。皆謂此也。

十七日日。入後遷行李。過嘉州。趙青船蓋。入峽船也。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則與蜀人爲婚姻者也。

十八日。見知府資政殿學士劉恭父珙。通判右奉議郎權嗣衍。左宣教郎陳孺。荆南圖經以爲楚之郢都。梁元帝亦嘗都焉。唐爲江陵府。荆南節度。今因之。然牧

守署衙但云知荆南軍府與永興河陽正同初無意
義但沿舊而已

十九日郡集於新橋馬監監在西門外四十里自出城
卽黃茅彌望每十餘里有村墮數家而已道遇數十
騎縱獵獲狐兔皆繫鞍上割鮮藉草而飲云襄陽軍
人也。是日極寒如窮冬。上人云此月初已嘗有雪
二十日倒檣竿立牖牀蓋上峽惟用牖及百丈不復張
帆矣百丈以巨竹四彼爲之大如人臂子所乘千六

百斛舟凡用牖六枝百丈兩車

二十一日劉帥丁內艱分送兵之半負負輿自山路先
歸夔州是日重霧四塞

二十二日五鼓赴能仁院建會慶節道場中夜後舟人
祀峽神屠一豕

二十三日奠劉帥母安定郡太夫人卓氏劉帥受弟禮
與吳人同

二十四日見左朝奉郎湖比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牛

達可右奉議郎安撫司幹辦公事湯衡。右朝奉郎安撫同幹辦公事趙蒞。

二十五日。右文林郎知歸州興山縣高邴來。

二十六日。修船始畢。骨肉入新船。祭江瀆廟。用壺酒。特豕。廟在沙市之東三四里。神曰昭靈孚應。威惠廣源。王蓋四瀆之一。最爲典祀之正者。然兩廡淫祠尤多。蓋荆楚舊俗也。可法參軍右迪功郎王師點錄其叔祖君儀待制訟卦講義來。君儀嚴州人。師事先大父。

精於易。然遺書不傳。講義止存一篇而已。然亦其少作也。

二十七日。解舟。擊鼓鳴鑼。舟人皆大噪。擁堤觀者如堵。牆泊新河口。距沙市三四里。蓋蜀人修船處。

二十八日。泊方城。有嘉州人王百一者。初應。

招頭。招頭蓋三老之長。顧直差厚。每祭神。得胙肉。倍衆人。既而船戶趙青改用所善人小八爲招頭。百一失職。怏怏又不決去。遂發狂。赴水。予急遣人拯之。流。

一里餘。三沒三踊。僅得出。一招頭得喪。能使人至死。況大於此者乎。

二十九日。祖風。

十月一日。過瓜洲壩。倉頭百里洲。泊沱澧。皆聚落。竹樹鬱然。民居相望。亦有村夫子聚徒。教授。童見船過。皆挾書出觀。亦有誦書不輟者。沱江別名。詩江有沱。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也。澧則爾雅所謂春夏秋有水。冬無水。曰澧也。

二日。泊桂林灣。全證二僧陸行來。云沿洛民居。大抵多四方人。土著財十。一也。舟人殺豬十餘口。祭神。謂之開頭。

三日。舟人分昨行差。晚與兒輩登隄。觀蜀江。乃知李太白荆門望蜀江詩。江色綠且明。爲善狀物也。自離塔子磯至是。始望見巴山。

滋枝江兩邑之間。松滋。晉縣。自此入蜀江。枝。唐縣。古羅國也。江陵九十九洲在焉。晉柳約之羅迹。甄季。

之聞桓元死自白帝至枝江卽此地也。歐陽文忠公
有枝江山行五言二十四韻。蓋文忠赴夷陵時自此
陸行至峽州。故其望州坡詩云。崎嶇幾日山行倦。却
喜坡頭見峽州。灌子口一名松滋渡。劉賓容有詩云。
巴人淚應猿聲落。蜀客船從鳥道回。

四日。過楊木寨。蓋松滋有四寨。曰楊木車羊高平稅家
云。泊龍灣。

五日。過白羊市。蓋峽州宜都縣境上。宜都唐縣也。謁張
文忠公天覺墓。殘伐墓木橫道。幾不可行。天覺之子
直龍閣圖茂已卒。二孫。一有官。病狂易。一白丁也。初
作墓江濱。已而不果葬。改葬山間。今是墓也。而舊墓
亦不復毀。啟隧道出入。中可容數十人坐。有道人結
屋其旁。守之道人。出一石刺草書云。莫將外物尋奇
寶。須問真師決汞鉛。寄八瓊。張子高鍾離權始自王
屋遊都下。弟子浮玉山人來乞此字。今又將西還。丹
元子再請書卷之末。紹聖元年仲冬望日。權卽世所

謂鍾離先生子高卽天覺丹元子則東坡先生與之
醜倡者後有魏泰道輔跋云天覺修黃籙醮法成浮
玉山人謂之曰上天錄公之功爲須彌山八瓊洞主
宣刺印謝帝而佩之天覺不以爲信故浮玉又出鍾
離公書爲證後丹元子又爲天覺求書卷末又有徐
注者跋云天覺舟過眞州方出謁有布衣幅巾者徑
入舟中索筆大書閒人呂洞賓來謁張天覺十字擲
筆卽去而天覺適歸墨猶未乾注眞州人云親見之

墳前碑樓壁間有詩一篇云秋風十驛望台星想見
冰壺照坐清霖雨已回公且駕挽鬚聊德野王筆三
朝元老心方壯四海蒼生耳已傾白髮故人來一別
却歸林下看昇平蓋魏道輔贈天覺詩後人所題者
唐立丈舍人亦有一詩末句云無碑堪墮淚著句與
招魂宣都知縣右文林郎呂大辨來泊赤崖

入蜀記卷第六

山陰 陸游 務觀

六日。過荆門十二碛。皆高崖絕壁。巖巖突兀。則峽中之
嶮可知矣。過碛望五龍。乃雞籠山。巖岷正。如夏雲之
奇峯。荆門者。當以險固得名。碛上有石穴。正方。高可
通人。俗謂之荆門。則妄也。晚至峽州。泊至喜亭。下峽
州。在唐爲硤州。後改峽。而印文則爲陝州。元豐中。郎
官何昫直建言。陝與峽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

少府監而監承歌陽發言湖北之陝州從阜從夾夾從兩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夾從兩入偏房不同本不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士之議皆是發而卒從洵直言改鑄云至喜亭記歐陽公選黃魯直書

七日見知州右朝奉大夫葉安行字履道以小舟遊西山甘泉寺竹橋石磴甚有幽趣有靜練亭心二亭下臨江山頗疎豁法堂之右小徑數十步至一泉曰孝

歸泉謂姜詩妻龐氏也泉上亦有龐氏祠然陽歌文忠公不以爲信故其詩曰叢祠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又此篇首章云江上孤峯蔽綠蘿初讀之但謂孤峯蒙藤蘿耳及至此乃知山下爲綠蘿谿也又至漢景帝廟及東山寺景帝不知何以有廟於此歐陽公爲令時有祈兩文在集中東山寺亦見歐陽公詩距望京門五里寺外一亭臨小池有山如屏環之頗桂亭前冬青及柏皆百餘年物遂至夷陵縣見

縣令左從政郎胡振聽事東至喜堂郡守朱虞部爲
歐陽公所築者已焚壞柱礎尚存規模頗雄深又東
則祠堂亦簡陋肖像殊不類可歎聽事前一井相傳
爲歐陽公所浚水極甘寒爲一郡之冠井旁一柵合
抱亦傳爲公手植晚郡集於楚塞樓徧歷爾雅臺錦
障亭亭前海棠二本亦百年物爾雅臺者圖徑以爲
郭景純註爾雅於此又有絳雪亭取陽歐公千葉紅
梨詩而紅梨已不存矣

八日五鼓盡解船過下牢關夾江千峯萬嶂有競起者
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
坼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奇怪不可盡狀初冬草
木皆青蒼不彫西望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
牢谿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山漸曲轉
灘山更多卽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游洞躡
石蹬二里其險處不可著脚洞大如田間屋有一穴
通人過然陰黑峻險尤可畏繚山腹偃倮自巖下至

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恐入。又一穴後有壁可居。鍾乳歲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遊。旁石壁上刻云。景祐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歐陽永叔。下缺一字。又云判官下。下又缺數字。丁者寶臣也。字元珍。今丁字下字亦髣髴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永叔但曰夷陵。不稱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徽。同道人

唐履來遊。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泊石牌峽。石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略無少異。

九日微雪。過扇子峽。重山相掩。政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蟆碛。水晶所載第四泉是也。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頷絕類。而背脊跑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石色綠潤。泉泠泠有

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成水簾入江是日極寒巖
嶺有積雪而洞中溫然如春碕洞相對稍西有一峯
孤起侵雲名天柱峰自此山勢稍平然江岸皆大石
堆積彌望正如濬渠積土狀晚次黃牛廟山復高峻
村人來賣茶菜者甚衆其中有婦人皆以青斑布帕
首然頤白皙語音亦頗正茶則皆如柴枝草葉苦不
可入口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
也其下卽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然舟過乃

不甚覺蓋操舟之妙也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
食於此門左右各一石馬頗卑小以小屋覆之其右
馬無左耳蓋歐陽公所見也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
莫能名者落葉有黑文類符篆葉葉不同兒輩亦求
得數葉歐詩刻石廟中又有張文忠一贊其詞曰壯
哉黃牛有大神力輦聚巨石百千萬億劍戟齒牙礮
碓江側壅激波濤險不可測威脅舟人駭怖失色刳
羊醜酒千載廟食張公之意似謂神聚石壅流以脅

入求祭饗使神之用心果如此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十日早以特豕壺酒祭靈感廟遂行過鹿角虎頭史君諸灘水縮已三之二然湍險猶可畏泊城下歸州秭歸縣界也與兒曹步沙上回望正見黃牛峽廟後山如屏風疊嵯峩插天第四疊上有若牛狀其色赤黃前有一人如著帽立者昨日及今早雲冒山頂至是

始見之因至白沙市慈濟院見主僧志堅問地名城下之由云院後有楚故城今尚在因相與訪之城在一園阜上甚小南比有門前臨江水對黃牛峽城西北一山蜿蜒回抱山上有伍子胥廟大抵自荆以門子胥廟至多巧石如靈壁湖口之類

十一日過達洞灘灘惡與骨肉皆乘輜陸行過灘灘際多奇石五色粲然可受亦或有文成物象及符書者猶見黃牛峽廟後山太白詩云三朝上黃牛二暮行

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歐陽公云。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滯客舟。蓋諺謂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一朝一暮。黃牛如故。故二公皆及之。歐陽公自荆渚赴夷陵。而有下牢三游及蝦蟆碛黃牛廟詩者。蓋在官時來遊也。故憶夷陵山。詩云。憶嘗祇吏役。鉅細悉經觀。其後又云。荒烟下牢戍。百仞塞溪澗。蝦蟆噴水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黃牛。泊舟聽猿狖也。晚泊馬肝峽口。兩山

對立。修聳摩天。略如廬山。江岸多石。百丈榮糾。極難過。夜小雨。

十二日。早過東瀟灘。入馬肝峽。石壁高絕處。有石下垂如肝。故以名峽。其傍又有獅子巖。巖中有一小石。蹲踞張頤。碧草被之。正如一青獅子。微泉泠泠。自巖中出。舟行急。不能取嘗。當亦佳泉也。溪上又有一峯。孤起秀麗。畧如小孤山。晚抵新灘。登岸宿新安驛。夜雪。十三日。舟上新灘。由南岸上。及十七八。船底爲石所損。

急遺人往拯之。僅不至沈。然銳石穿船底。穿不可動。蓋舟人載陶器。多所致新灘兩岸。南曰官漕。擊北曰龍門。龍門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然亦多銳石。故爲峽中。最嶮處。非輕舟無一物。不可上下。舟人骨利。以至此。可爲戒云。遊江瀆北廟。廟正臨龍門。其下石罅中有溫泉。淺而不涸。一村賴之。婦人汲水。皆背負一全木盎。長二尺。下有二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卽倒坐旁石。束盎背上而去。大抵峽中負物。

率著背。又多婦人。不獨水也。有婦人負酒。賣亦如負水狀。呼買之。長跪以獻。未嫁者。率爲同心髻。高二尺。插銀釵。至六隻。後插大象牙梳。如手大。

十四日留驛中。晚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瀆南廟。新修未畢。有一碑。前進士曾華旦撰。言因山崩石壅。成此灘。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歸州尚書都官員外郎趙誠聞於朝。疏鑿之。用工八十日。而灘害始去。皇祐三年也。蓋江絕於天聖中。

至是而復通。然灘害至今未能悉去。若乘十二月正
月。水落石盡出時。亦可併力。盡鑿去。銳石然灘上居
民皆利於敗舟賤賣板木。及滯留買賣。必搖沮。此役
不則賂石工。以爲石不可去。須斷以必行。乃可成。又
舟之所以敗。皆失於重載。當以大字刻石置驛前。則
過者必自懲創。二者皆不可不講。當以告當路者。
十五日。舟人盡出。所載始能挽。舟過灘。然須修治。遂易
舟離新灘。過白狗峽。泊舟與山口肩輿遊玉虛洞。去

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源出昭君村。水味
美。錄於水晶。色碧如黛。呼小舟以渡。過溪。又里餘。洞
門小。纔表丈。既入。則極大。可容數百人。宏敞壯麗。如
入大宮殿中。有石成幢。蓋幡。旗。芝草。竹筍。仙人龍虎
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不逼真。其絕異者。東石正圓
如日。西石半規如月。予平生所見巖竇。無能及者。有
熙寧中。榭師厚岑巖起。題名。又有陳堯咨所作記。叙
此洞本末。云。唐天寶中。獵者始得之。此歸已夜。風急。

不可秉燭炬。然月明如晝。兒曹與全師。皆杖策相從。殊不覺崖谷之險也。

十六日到歸州。見知州右奉議郎賈選子公。通判左朝奉郎陳端彥民瞻。館於報恩光孝寺。距城一里許。蕭然無僧。歸之爲州。纔三四百家。負臥牛山。臨江州前。卽人甿。城中無尺寸平土。灘聲常知暴風雨至。隔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間。然地比歸州差平。或云楚始封於此。山海經夏啟封孟除於丹陽城。郭璞註云在

秭歸縣南。疑卽此也。然史記成王封熊繹於丹陽。裴駟乃云在枝江。未詳孰是。

十七日。郡集於望洋堂。玩芳亭亦皆沙石犖确之地。賈守云。州倉歲收秋夏二料。麥粟秔米共五千餘石。僅比吳中一下戶耳。

十八日。初得艤船。差小。然底濶而輕。於上灘爲便。

十九日。郡集於歸鄉堂。欲以是晚行。不果。訪宋玉宅。在秭歸縣之東。今爲酒家。舊有石刻宋玉宅三字。近以

郡人避太守家諱去之。或遂由此失傳。可惜也。
二十日。早離歸州。出巫峯門。過天慶觀。少畱觀。唐天寶
元年。碑載明皇夢老子事。巴東太守劉瑫所立。字畫
頗清逸。碑側題當時郡官吏胥姓名。字亦佳。又有周
顯德中。荆南判官孫光憲爲知歸州。高從讓所立碑。
從讓蓋南平王家子弟。光憲亦知名。國史有事跡。蓋
五代時。歸峽皆隸荆渚也。殿前有柏。數百年。物觀下
卽吒灘。亂石無數。飯於靈泉寺。遂登舟。過業灘。亦名

灘也。水落舟輕。俄頃遂過。

二十一日。舟中望石門關。僅通一人行。天下至險也。晚
泊巴東縣。江山雄麗。大勝秭歸。但井邑極於蕭條。邑
中纔百餘戶。自令解而下。皆茅茨。了無片瓦。權縣事
秭歸尉右迪功郎王康年。尉兼主簿右迪功郎杜德
先來。皆蜀人也。謁冠萊公祠堂。登秋風亭。下臨江山。
是日重陰微雪。天氣膠驟。復觀亭名。使人悵然。始有
流落天涯之歎。遂登雙柏堂。白雲亭。堂下舊有萊公

所植柏。今已槁死。然南山重複。秀麗可愛。白雲亭則天下幽奇絕境。羣山環擁。層出間見。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欄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濺玉。冷入人骨。其下是爲慈溪。犇流與江會。予自吳入楚。行五千餘里。過十五州。亭榭之勝。無如白雲者。而止在縣解聽事之後。巴東子無一事爲令者。可以寢飯於亭中。其樂無涯。而闕令。動輒二三年。無肯補者。何哉。

二十二日。發巴東。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竇在峭壁絕高處。人迹所不可至。然髣髴若有欄楯。不知所謂夫子者。何也。過三分泉。自山竇中出。止兩派。俗云三派。有年。兩派中熟。一派或絕流。饑饉。泊疲石。夜雨

二十三日。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卽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峯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爲纖麗奇峭。宜爲仙真所託。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

音。往來峯頂。山猿皆鳴。達旦方漸止。廟後山半有石
壇平曠。傳云夏禹見神女授符書於此壇上。觀十二
峯宛如屏障。是日天宇晴霽。四顧無纖翳。惟神女峯
上有白雲數片。如鸞鶴翔舞。裴徊久之不散。亦可異
也。祠舊有鳥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夔州刺史李貽詩
已云羣鳥幸胙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絕無一
鳥。不知其故。泊清水洞。洞極深。後門自山後出。但懸
閣。水流其中。鮮能入者。歲旱祈雨。頗應。權知巫山縣

左文林郎冉徽之尉右迪功郎文庶幾來

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市井勝歸峽
二郡。隔江南陵山極高大。有路如綫盤屈至絕頂。謂
之一百八盤。蓋施州正路。黃魯直詩云。一百八盤攜
手上。至今歸夢繞羊腸。卽謂此也。縣廨有故鐵盆。底
銳似半壺狀。極堅厚。銘在其中。蓋漢永平中物也。缺
處鐵色光黑如佳漆。字畫淳質可愛玩。有石刻魯直
作益記。大畧言建中靖國元年。予弟叔向嗣直自涪

陵尉攝縣事。子起戎州。來寓縣廨。此盆舊以種蓮。余洗滌。乃見字。云遊楚故離宮。俗謂之細腰宮。有一池亦當時宮中燕遊之地。今湮沒畧盡矣。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麗。又有將軍墓。東晉人也。一碑在墓後。跌陷入地。碑傾前。欲壓字。纔半存。

二十五日。晡後至大谿口。泊舟。出美梨。大如升。

二十六日。發大谿口。入瞿唐峽。兩壁對聳。上入霄漢。其平如削。成仰視。天如匹練。然水已落。峽中平。如油盎。

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罅。人大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可怪也。晚至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濫灑堆。堆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土人云。方夏秋水漲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肩輿八關。謁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數百年。物有數碑。皆孟蜀時所立。庭中石筍有黃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隋楊素所創。少陵爲賦詩者。已毀。今堂近歲所築。亦甚。

宏壯。自關而東屯。少陵故居也。

二十七日。早至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宮也。宮今爲州倉。而州治在宮西北。甘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轉運使丁謂薛顏所徙。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在灤之西。故一曰灤西。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灤。云州東南有八陣磧。孔明之遺迹。碎石行列如引繩。每歲江漲。磧上水數十丈。比退陣石如故。

入蜀記卷六終

入蜀記卷六

十五

跋

凡山水秀麗怪偉者多在遐荒幽屏
之地非瑰竒特偉清高絕塵之士則
不能一至也故古難其人焉予於山
水少有肯膏之痼而罷軟之勝具郊
畿百數里之內既不能周容杖屨况

幽荒數千里之外焉能沐雨櫛風於
其間以窺其竒也是以案頭常置古
人遊記事閑心暇時一誦讀以略慰
煙霞之懷但古人之作雖竒麗如柳
柳州其所紀述不過獨阜單流之間
片時隻景之賞山之脉絡水之源委

則皆不可知焉未足以厭心愉情滌
腸胃而拔旨膏也頃書肆北村氏示
新鐫入蜀記其自汴泝江穿峽入蜀
沿道名區勝槩皆留連探賞必備錄
而不遺憑几讀之如身涉其境親共
其事令人飄然神馳於匡廬峨眉之

頂胃腹之間爽然覺塵垢不平之氣
皆向毛孔而散如積年之痼洒然脫
體焉抑亦愉快矣世之與予同病者
其豈可不案頭置一部哉

癸卯之夏

讚岐

山田汝穢書



